

道

藏

35

第三十五册

道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3(2005.6重印)

ISBN 7-80569-528-8

I. 道... II. 上... III. 道藏—影印本 IV. B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776 号

道
藏(全三十六册附索引一册)

出
版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一九三號)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十九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
刷

江蘇省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發
行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

定
價

柒仟伍佰圓

1988年3月第一版 2005年6月第6次印刷
ISBN 7-80569-528-8/Z·18

目錄

弘道錄五六卷	三五—一
消搖墟經二卷	三五—三六七
長生詮經一卷	三五—三九〇
无生訣經一卷	三五—四〇一
徐仙翰藻一四卷	三五—四一三
贊靈集四卷	三五—四九三
徐仙真錄五卷	三五—五一—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八卷	三五—五八〇
岱史一八卷	三五—六七五

弘道錄

經一

仁

君臣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錄曰堯之為君千古綱常之主夫子之論萬世稱述之宗也大哉者至極而無以加之名也亦至變而不可窮之旨也天者仁覆憫下之謂也王者體仁長人之謂也仁道至大與天同體而聖人以天為體夫苟以天為體迺人人而悅之物物而周之是或可以言語形容也或可以言語形容則必有所止息必有所窒礙非所謂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則全體不息而所以位乎上者人莫得以知其高深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堯惟大則德合無疆而所以配乎天者人莫得以窺其限量蓋曰堯之所以為堯也夫子峻發其言以見君人者必有包含廣覆無不周徧之心而後有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業斯無負於天無愧於堯且

無忝於夫子之論矣故錄首發明之外記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賦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

錄曰此所謂堯仁如天也今夫天斯巍巍乎耳苟求其故而一物罔于真大空而已天烏用執今夫堯斯蕩蕩乎耳苟求其故而一夫不被亦虛名而已堯烏用執錄恐忽於實務徒事高遠而曰堯在是焉嗚呼邈矣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錄曰夫子之贊堯曰巍巍史臣之贊堯曰

經一

峻德皆至極而無以加者也然不越以親九族平章百姓非有神運于上甚高難行之事而所以謂之放勳者正此之謂也觀者詳之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迺游於康衢聞童兒

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晝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錄曰此可見黎民於變時雍也夫童子無知老耄矣安知所謂帝則耶蓋上古盛時雖忘夫愚婦不啻家人父子其德漸於肌膚涵於骨髓不自知其言之若是乎三代由此遂採里巷歌謠之詞著為定制列於樂官被於管絃觀於風化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正此意也至秦而後樂以黔首為愚於是杆格以至於今也可恨哉

經一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錄曰孔子以大哉贊堯以無為稱舜其意何居天一而巳以其全體無疆而言謂之大以其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人但見日而為晝月而為夜寒而為冬煥而為春何莫非天之運動也而安能窺其形乎舒而

三

為恩憐而為威賞而為予刑而為奪何莫非君之設施也而安能見其跡乎堯舜舜名雖有二實則一也夫苟紛紛然曰堯之成功巍然如是堯之文章煥然如是我何為而不可則見其勞而不見其逸見其大

而不見其泰焉能恭已南面耶而不知舜之時未能外堯以為治未能外堯以為治亦未能外堯以為心矣心豈可一物加之執惟不能以一物加之于心故不見其一毫措之于外此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之盛非若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再言夫何為哉所以深致其贊美也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捷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

錄曰舜之為舜始終本末具見於此蓋居上以寬為本待人以厚為本臨民以恩為本矜死以哀為本苟無其本則以何者而恭已南面乎後世惟漢之文帝宋之仁宗

庶幾近之然而功效未臻于唐虞者無皋陶之邁種與之共理何以責其身脩思永庶明勵翼我此又不可不知

家語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

布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庶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錄曰夫子之贊舜至矣又曰無他也好生故也其意何居蓋王者廣昊昊之德篤生

生之恩者也天有四時主於生物而不主於戕物所以肅殺於秋閉塞於冬者正欲

以翕聚發散於無窮也君有八柄主於養民而不主於殘民所以除惡務嚴禁暴務威者正欲以保全愛護於無已也是故常誅四凶矣雖天下咸服其辜而舜之心油

然如不得已也皋陶執之士師獻之雖未嘗不出於舜而實非其本心也故曰天下殺之也非舜得而殺之也如此則何害於好生之德哉設使舜之心或主於一皋陶曰可殺吾廼生之生之似仁已如民害何

害民非天也士師曰不可殺吾廼殺之殺之似威已如心害何害心非德也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兮

經一

五

錄曰堯之時浩浩蕩蕩渾渾涵涵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帝力何由而知舜之時薰蒸洋溢若風之鼓物吹噓靈籥無不周徧故亦知有愠可解有財可阜然皆得之

於心而應之於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是播於韶樂夫安得而不盡善盡美耶

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錄曰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家語稱各不同蓋堯素履君位萬古特尊舜禹嘗起側微

親民之事不可與如天等也吾夫子立言之意固自有在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錄曰禹何以敏給克齊我夫洪水滔天下

民塗炭正由五行不能相克水火不能既濟天迺錫禹洪範九疇使禹不能敏以從事損其有餘益其不及務俾齊給則彝倫何由敘哉所謂六府三事即洪範皇極而其仁可親莫過於此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錄曰此所謂極即大學之至善也蓋天以生物為心其陰陽二氣乾道坤道何所不用其極乎苟有一毫之未至一息之未仁則不足以生物而不得謂之天矣聖人以養民為心其亘之秬秠亘之糜芑何所不要其至于苟有一物之不徧一土之不宜則不足以養民而不得謂之稷矣此仁之

至極非周公莫能知之而尊祖配天之祭所由以義而興起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錄曰夫魚鼈不可以為命木石不能以厚生禽獸不足以與治胥於陷溺者也故民不食則飢營窟則勞然而良心之天固自

若也苟無教則人心質實焉人欲肆而天理窒舉天下含齒戴髮之流而反不如角者鬣者爪而牙者之無以難也何也彼角者止於觸而已鬣者止於逸而已爪而牙者止於噬而已若人而無天理以為之制人欲以為之防則其反覆狙詐殘民害物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後知玄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但曰小補云爾其祀殷配天不亦宜乎

虞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錄曰夫皋陶之德何以謂之邁種耶蓋刑者民之心也大則軀命闕焉小則廉耻係焉其加于民至切而入至深民之畏之甚於水火也夫苟雖知其重而或攝嫌避疑逡巡畏縮則不可謂之邁亦有錐得其

情不能哀矜勿喜期于無刑則不可謂之種一毫無所墜之謂邁一毫無所拔之謂種此民協於中無以異於三聖為粵若稽古不嫌同辭也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錄曰禹何以有是征乎地平天成遐邇一體不可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也益何以

有是贊乎成允成功不日滿假不可以一事而存矜伐之心也此至仁之澤垂之萬世尚有餘馥焉今之君子不可不知

高書曰克寬克仁

錄曰寬者以言乎其量也寬可以加于仁

乎邵子曰三王之世如秋如秋淒如也不免于肅殺之威矣故以二字贊湯所謂代虐者歟

史記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

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過人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錄曰此可見其克寬也夫湯伐夏救民者

經一

也今觀其言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嗚呼於物且然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為之乎後世亦有禁捕鳥雀立放生之碑者何以不能服人耶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湯以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因其及物之仁遂致人歸之衆倘為仁之功未至偶有一念之施而遽期其効甚者後心于慈悲殉志於清淨專以不殺為德好道為仁則亦徒然而已此錄之意也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

錄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仁至難言可以淺近求之乎肇端於念慮之萌至微而不可見也及其至也天下莫能載焉至偏而

不可窮也智周乎萬物而不出於本心之中道濟乎天下而不外於一腔之內此為人君者止于仁也抑詩以穆穆稱文王也章又表而出之曰天子穆穆其與諸侯皇皇何不侔也天子者如天運于上天惟深

經一

九

遠而不可測故能神其鼓舞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君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極其慘舒有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之妙設使一鼓而雷一潤而雨皆能知之則人將不貴之矣一指而怒一激而喜皆能識之人亦何畏之有哉此詩人之深意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錄曰此止于仁之心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其視民如傷之心乎哉

曰文王之時未有瘡痍者也亦未有呻吟者也矧惠鮮懷保不啻其至何至如傷乎而不知大聖人未嘗自以為然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春析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不特此耳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然則

文王之心安得而不切切哉此漸民以仁至於淪肌浹髓非可以一朝一夕求之也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以富人哀此鰥獨

錄曰此止于仁之事也所以謂文王以百里非必為天子也方百里之岐而八百年

之施為氣象舉在其中此非為政於天下乎乾稱父坤稱母民則吾同胞也雖有鰥獨鰥寡之殊而聖人視之若身之有痒癢焉已之有疾痛焉雖欲釋之誰得而釋之雖欲後之誰得而後之人惟不能肖天地

經一

十

之德帥天地之性是以賊虐無辜播棄黎老以自絕于天而不自知也豈不哀哉周南鮐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

錄曰此止于仁之效也紂居天位為天子

天子作民父母勢可以生殺權可以廢置而其向背之情乃如此苟求其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心也然則文王豈能招而來之推而去之哉觀乎人心則見天心觀乎民命則見天命而已矣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錄曰此聖人以仁事天之實天心感應之至非或者文飾之辭也然則周饑克殷而年豐果何所由乎紂為天下逋逃主所任用非割剋聚斂則疆禦暴虐天心之厭惡不啻雷電之威豈必擇人而施其擊搏乎是故周之饑商之烈也及夫婦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黎民復業良善得生以稷之耕稼教商之遺民是故殷之安周之

福也此錄外意也

通鑑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曰道路遙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天

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郊廟

錄曰此書契以來所僅見者不知當時何以致此乎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神功化之極故有此應也夫周家積功累仁于有餘年以至文武成康之際真元會合天地於此而

交萬物於此而泰上而三光日月明風雨時下而九州山不童川不竭進而在疆嘉禾生岐麥至退而在郊鳳凰鳴麒麟出則遠而八荒寧無重譯來王之事乎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不然白狼白雉何益

於浸衰稽首呼韓何補於不振至莽加之以褒頌祗為篡竊之媒爾可同日語哉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

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託

錄曰愚觀甘棠之詠而知政教之入人與夫恩澤之及物譬之和風焉播於春煦之時而人不以隆冬之閉塞少之也譬之甘

經一

三

兩焉沛於長養之日而人不以大旱之枯稿忘之也今去召公之時不知其幾何而誦其書讀其詩宛然遺恩之在目不知生於其世者又將何如此君子所以油然而不忍人之政歟

南國諸侯尊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美之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豸于嗟乎騶虞

錄曰以愚觀於二南之世其君則麟也臣則騶虞也士則羔羊也民則公侯也胡其和氣之充塞乎夫和者天地之心而神明之德也人主和德於上百僚和集於下則萬物之和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君暴虐則

臣梟獍矣君枳棘則臣鷹鷂矣而國有鸞
髦野有兕虎安在其草木之茂禽獸之多
乎明水樂二年 周王獻騶虞儒臣作頌
亦如此

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經一

三

錄曰從古以來言仁者多矣吾夫子始密
察之乾稱父坤稱母非有聖人成位乎中
則天地何由而位萬物何由而育故德不
可以徒而視也必能體仁然後足以長人
故位不可以虛而拘也財者民之心得其
民斯得天下故仁不可以汎而施也蓋繫
矩則曰仁放利則曰怨一言以蔽之只在
公私之間而已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
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礼
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

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哀公曰夫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
不足以成之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
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
也子庶民也來百功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經一

十四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象遠人也繼絕世舉廢
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
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
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順乎親有道女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

經一

十五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
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
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忤必

種

錄曰為政在人而不由於學問可乎此其所以首出百王卓冠群倫者抑吾夫子之論政達道達德九經也後世之論政約法律令條章也以爲論語四字終身未盡亦

有貞觀一編千古冠越者於此可以鑒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錄曰夫所謂之忍者以刃加於心而曰忍心非可刃也有形之鋒可避無形之鏢難

當也是故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至毀人宗廟遷人重器繫人旌倪孰可忍哉梁惠王不忍其民之饑至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又可忍哉蓋孟子之時去古又遠天下紛紛大亂其於怵惕惻隱之心蕩

然鮮矣雖爭以千言萬語皆爲是心所奪若非吃緊以其良心真切之處人人可得而驗者觀之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赤子入井之論發前聖所未發不可以不錄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詩

經一

六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求取法焉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予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

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經一

七

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公卿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泰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錄田孟子告文公以仁一之法猶有子告哀公以盡徹也而文公遂能使畢戰問井地則其天資之美較之哀公可謂天淵矣

自書契以來論仁政者莫詳於此然而君子未嘗不慨然嘆惜者嗟乎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三代之於後世何以異哉聖賢之法言猶匠氏之繩墨醫師之方術也不欲爲方圓則亦已矣如具欲爲方圓也而曰

我般輸其可執不欲為鍼砭則亦已矣如其欲為鍼砭也而曰我盧如其可執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是而已豈若後世刻意於成功期效於旦暮者同日語哉

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脩祭典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恐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嚴櫛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錄曰以月令終焉者世降凌夷仁道荒蕪君德頽敗惟聖人上奉天道下盡人事而在我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弘道錄

經二

仁

君臣之仁

漢記孝文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

經二

之人或沾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布濶寥落譬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諱是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何等氣象也蓋可以見生生之恩必無泯滅窮盡

其端我為世慮乎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子孫孝養其親我具為令有司請令

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導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

長吏閱視丞若尉與嗇夫令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斂朕甚不取其除收斂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之稱文王必曰罪人不弔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以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如此二年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耕以勸之其賜

天下今年田租之半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通達國體者豈不知背本趨末之故歟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豪右無并貧民逐末此探本之論也未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

經二

二

無立錫之地則何所措手足耶有國者可不務變通乎詔嘗勸立漢制更秦法言而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性出於天也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之半宜非千古之美談歟然不知自識者觀之祇以爲豪右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爲有力者所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晁錯之言也夫錯刻薄寡恩

經二

之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何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募民入粟頗歲舉行未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募民以爲民也後世之募民以爲己也彼

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此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與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

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年爲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豈非千古之罕儔歟蓋上躬脩玄默而將相少文多質是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然則帝之富庶皆自己

損之於民無所益也夫豪強占田踰多奪收大半官除田租不賦而私家必取贏焉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而民間酷於亡秦皆當時君臣不能深本而祇以資富強也可惜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聞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靡不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

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藉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其中

經二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錄曰文帝之爲民無以加諸也何以曰愚而未明乎夫相人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惑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辨何以責其

率意遠思哉夫一言以蔽之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苟有均民之心以度田則給以計口則益何患古有餘而今不足哉徒知反躬而不知所以及徒首過而不知所以過徒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而不

知所以議孟子不云乎君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讀是而後下詔必有達其辭者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復收民田租三十而稅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也錄景帝者善

善之心也景之於文不自憊矣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可謂孝乎東漢光武六年詔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制者元年之制也文景之澤其長矣乎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

經二五

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首飾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孱弱衆母

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錄曰以文景之時而乃有詐偽之吏貨賂

漁奪無以異於盜者何不責之輔相而獨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乎蓋自蕭曹畫一之後陳平問錢穀不對反加稱善丙吉不問道傍死人以為知體王陵一以正對則謝罪之亞夫奉帝如約則又罷之而陶青

劉舍衛綰皆碌碌庸人何以責其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哉故終漢之世無一相業可稱為君者恣已之所施如摘植冥行亦安敢望其縣丞長吏之皆得其人哉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錄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

採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以異也二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於此夫弛于民者有限而費于上者無窮苟弛其一而用其二雖有弛之之名其弊正如景帝之所戒者故必有坐贓為盜之令而後有帶

經二大

牛佩犢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漢書食貨志漢興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井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犢牯者擯而不可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

也雖然有高明光大之董子無以易好大喜功之世宗而少年才美之賈生安能勝多質少文之絳灌乎此伊周遇主湯文共濟咸有一德之難再也

經二七

西漢循吏傳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千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

縣子弟以為子弟為除更錄高者以補郡縣更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俛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錄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後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錄曰翁之力行有由然哉有由然哉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乃王政之本也文景之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廼篤生此翁雖不當路於漢繼世因之郡國皆立學官以至于今不但為王者師亦可為後世法矣立祠而祀之非偶然也

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入盜命邊備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賀賜以几杖群臣素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魏其心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思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之悛而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

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二贊未嘗不撫然嘆息見先王之遺恩焉故備錄之或曰然則可比於三代之君否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

曰其次致曲性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剛柔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其次則必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克之以極于天命之本然洪範所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已是以古之聖王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天資回進於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博求元聖與之同內以朝夕納誨啓天心故其功用止於一待固無以進于三代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帝遵之以刑罰痛絕群下俗吏上嚴酷而霸獨寬和為名宣帝垂意厚澤詔數下吏不奉宣霸為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又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監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叅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

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厘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更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

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乃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以其治行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真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

畔道不捨遺養視鰥寡賻助貧窮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憐憫

雞豚狗彘之畜鰥寡孤獨之養諸君皆莫能行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聖賢之言有同日月人心之天無間古今政本滿廬之易民無秦越之分惜乎限於穎川不能偏于天下矧獨長於治民劣於輔相

此治非三代効非聖賢所由分也

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在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為渤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

息其盜賊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因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

劫掠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今口種一樹榆百本雞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

五雞民有帶持刀鉞者使賣鉏鉤賣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愛若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

必罰吏稱民安乃此之類矣有如一實百虛何以言中興侔德尚周乎嗚呼龔遂往矣鉏鉤刀鉞彘牛雞犢不與俱往惟吾善懷而已有如戶雖家彘帶牛佩犢猶患不治而口刀舌鉏揮戈露刃遂使良民胥為

卷二

十一

寇仇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還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

開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建武中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臯令視事三歲

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卷二

十二

錄曰詩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至是而始見焉豈非千古之一快乎

東漢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相時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繫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

繫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當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分年匈奴不敢犯塞帝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棄拆轅之車布波囊而已

錄曰漢文帝有言曰吾得廉頗李牧而以為將豈憂匈奴哉古之漁陽今京兆近郊之地也嘉靖中數產瑞麦如堪之所歌已有之矣如堪之所志世豈無其人乎行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然則金寶山積何如麥穗兩枝耶君子可以自勗矣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

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

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豈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

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初訪求茂詔百前寮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錄曰曄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斯固控

總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式閭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上之

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

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平安因上書言狀帝

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有餘年龔黃魯之召未常泯滅不但生榮死哀而實超今邁古也唐宋以後難乎選矣弘道錄終